

4030

4030



# 未穗集

丁牧

戰事史料編輯會

海星詩叢之一

一九四〇年一月



依寫作的時間爲序，編的篇目：

- 一．我們，走了
- 二．異國的朋友
- 三．他們去了，你呢
- 四．給自己及所懷念的人
- 五．贈詩二章
- 六．追記在我最愛的那個姑娘的遺像下
- 七．迎送黃寅曉姊



3 1774 7179 8

M4  
2226  
133



# 我們，走了

——寄燭火社同人趙一无

活着要帶點聲響，死了亦要點光輝，  
像天險的三峽，高唱着東去的江水！

——舊作「寒雲集」里「夜行軍」中句。

我們，不甘寂寞的，

激動的，走出了

窄狹的，腐蝕的

在日本法西斯強盜轟炸機巨響的封鎖下的

動盪的門檻！

走向聯縱隊脚步的合拍底

戰鬥的節奏里去，

走向更接近——敵人的炮火底地方去！

爭生存的

射出的子彈，像是我們的戀人

要跟去。

像是風，吹順了廣場上的旗子

向一邊飄！（我們，也是其中的一面，

——風在抖動的小旗子！）

我們跟着行進中的隊伍

走了！

向前開的，殖民地底人民站起來的隊伍

合唱的隊伍，

向前去，

向前去，像運河里的水向長江里流，

匯合更長更闊的隊伍！

我們，要用我們的歌喉，向路旁

懷疑我們的

人民，呼喊，呼喊他們來增厚我們的隊伍，

朝邵伯開，朝揚州開，朝南京開……

去阻止日本強盜前進，

而且

把日本底強盜，

自由底敵人消滅掉，像決堤的

奔流，沖洗大地的污迹……

——保衛我們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和女人……

我們在路上，像長列的火車，在鐵軌上，向前開！

淮水在黃沙的河床里以藍色的眼

沉默的

向我們看！

冬季天空的白雲，像流冰，預告給我們

「不要失望吧，

是有春天的！」（愛羅先珂語）

我們，走出來了，雖痛苦，

但

是快意的！然而，我們有

更渴求的廣闊底自由……

——我們是海潮，向爭取廣闊底自由底路上衝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淮陰。



## 異國的朋友

朝鮮朴素懷同志，因工作上的便利而他往，聊書數行，以示不忘。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陝·鳳翔。

在鳳翔，軍民服務社里，

她，

向

帶了

極光榮底傷的戰士宣講：

「同志！

我們握手吧！

你們的戰鬥，

也就是

爲我們

朝鮮的自由，人類的自由……」

正義的火，

冒出了

十四歲

黑藍的眼窩！

戰士：

流淚！

沉默！

今天，

秋雨不斷的飄零！

沒有祖國的孩子

又去了

坐着馬車去了！

去了，

「我也不知到那兒去！！」

她坐在馬車上，

對異國同志惟一的別辭！

然而，

她去了！

去了！

向着

自己願意去的地方去了！

他們去了，你呢

去了，他們

去了，

像屋角小河里喧囂的流水，去了！

「……打傷了，他們還要喝我們的

血，還有，還有……

這後方還有看不慣的作業……」

然而

他們去了，像屋角小河里喧囂的流水，去了！

你呢——

在亞細亞苦痛的黑土上長起來的我底好兄弟！

灰白的陽光落在對面那家的門檻

大漠的風搖着長街，

走過去了，那些人民，把頭縮在小襖領里……

你還穿着——

出院點驗時

遲到五分鐘，

站在那個北方的黑胖小鬍子的

後方醫院院長的前面，看着

他失眠的，永遠的疲倦的面孔！（像個燈籠泡。）「註」

拿枝紅鉛筆，指住你的名字下注上「潛逃」，又

敲敲你的頭時的

那件灰色的夾制服，

帶着

鐵氣息，布眼里染着壕塹里的細砂粒……

你還休休不息，不要十七塊二毛錢，

祇要護照，出院證，

東去潼關雖有兩千一百里，

然而

我就餓着肚子，也要找到我的部隊

我求求你，院長……

可是

你忘了，你命運的土壤上已給種下「最可恥

潛逃」的種子！

去了，

他們去了，像屋角小河里喧囂的流水，去了……

然而

你呢？我的好兄弟！

十月大漠的風，搖着北方的長街……

我的好兄弟！他們是

去了，你呢……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從××返西安寫於公寓。

註：燈籠泡，錦葵科植物的燈籠泡草結的果子名稱，形似燈籠。

# 給自己及所懷念的人

我和苜蓿花，白茅草，地皮菜……

一同無人關顧的

在荒野的，惡夢樣的灰色底平原上長起來的！

濃重的大雲，扼住了夜空，殘暴的海風

橫掃萬里飢餓底闊野，病弱的麥穗，被按下地

挺下腰，又爬起來！

晨光像頭駱駝，懶懶的走過了夜的河邊

……我以枯澀的眼

看着尿糞的氣息，矮暗的牛欄里，走出了

黃臘瘦的人，枯禿的牲口，他們永遠是同樣的

命運！

向田野去，帶住先天的疲倦，

還拖着苦痛的長影……

——這些，從小就養育了

我血液中的暴雨，幼小的火燄！

我看着，自己祖父的建在

他苦心上的金字塔，

隨住他倒下的脚跟倒下了！

父親的生命褪了色，我在亂磚旁

揩起了晚風，彳亍徬徨

成長……

我偷來了各種顏色的生命，各種聲音的心靈，

給以胸臆的溫欣，捏成一串滿足自己的美麗的故事，

然而

醒了，走上了漠遠的

露濕的小路，却又用

抓出了火星的拳頭

搗毀了昨夜的夢境！

像街角垃圾堆旁的破爛物，沒人看見

自己也糊塗的

生長在荒草中，淤黑的田塍旁，以  
野生的孩子氣，做出生野的事，爲了一個

姑娘，動起刀槍，

幾十張割除牧草的鋒利的小鐮刀，

在空中劃了一圈帶了一陣風嘯，向對方砍去……

那個姑娘又和我們在一起，在田野，吃着

野火才燒好的「叫官」(一)裏大豆，塗一嘴

黑灰，聽她一支動人的

小調，臉上一齊裂開了笑，望住

她美麗刺人心的眼睛！

我們，田頭的草，外人撈不到割取；

我們的荒草田，自己才能放牧！

祇要長鞭梢上搖出了暴響，就一齊的

跳上牛背，在大野的心臟上奔騰，去和另一羣

侵害我們的

野孩子，來一場鬥牛，牛蹄後豎起萬丈的灰塵……

我們，就愛笑，越高朗的越可愛，

淹沒無處訴出的

不會訴出的心底深處的悲哀！

那笑呵，像口刀，切斷困難！

一陣笑，是一陣風，捲向了鬥爭……

在

飢餓的

海角，

荒鹹的

大平原上，

世紀的苦難，喂出了

一羣倔強的年青伙子！

今天，他們找出了

仇人，像

突然崩裂的火山口，噴射出的岩漿，像

大堤潰破下的咆哮的奔流，

放下了鑿刀，

抓起陌生的槍，把前代傳下的苦悶，跟着

鉛子頭，一齊的

向日本法西斯強盜的胸膛射擊……

在動亂了底夜的邊沿，

我以探險的步子，走開了我自己的一羣……

遠了

闊別得遠了，

我懷念她們和他們，那野生的

鬥爭底血肉封鎖着我底心！

我需要在唱着鬥爭底讚美的路上，



甜蜜底痛苦的路上，

保護自己底女人，孩子，丈夫……

長列的行進中底路上，揚起了兩手，接受

她們以燃燒的擁抱；接受他們以灼熱的擁抱……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成都，緝廬。

註：「叫官」就是「叫哥哥」。

## 贈詩二章

第一首給文啓蟄兄，第二首給孫劍虛兄，均是被指定寫在紀念冊上的。

一

出發了！

……走出

窒息的

院落，

離開

奧黯的

小巷，  
祖先受辱的  
園角！

走在四十年代的聯隊里，  
以倔強的身影，  
以傲岸的姿態，  
以下種的步子，  
向前進！

同志呵！  
因為在二十世紀的心臟上

奴隸爭出路底戰鬥，  
我們是

最年青的

一代！

同志呵！

因爲在二十世紀的心臟上

奴隸爭出路底戰鬥，

我們每一個脚印，

必須要有個花朵，

向子孫

開去……

同志呵！

走在四十年代的聯隊里，

我們

以下種底步子

向前進！

我們

以下種底步子

向前進！

二

我們了解：

喧吵的小河

都向大江里流！

遼闊的江面，是平穩的（沒有些微的暴躁）

然而

她却晝夜不息的奔流

向空遠的大海……

我們，是生活在太陽下，

我們的生命，就要有角度，色調，光彩……

在我們走過的

脚印上，要插起小旗子，讓

子孫，繼續的

向前去，向一切的機械都會唱歌的

地方去！

燃起

我們的生命

照亮向前的路！

——我們，和子孫——要新鮮的呼吸！

附記：

文啓蟄兄是文學工作者。孫劍虛兄立志要爲中國將來的實業界中  
做點小事的當代年青人。

一九三九年十月牧丁在成都。

# 追記在我最愛的那個姑娘的遺像下

——你這個鄉下的姑娘！

在鄉下的黃泥路上，

農人的麥場上……

我沒見你把城市的塗口紅，高跟鞋，浪髮……

帶回來一點，

你祇比她們多了稍白稍嫩的臉，和她們皮笑够了

坐在麥草堆上，你的故事，像

雪風，灌進了

她們的耳中！（她們，



沉默了！

——原來人世，我們也算是人，在眼淚里，在丈夫的棍棒下，在

孩子的尿糞里，在

廚房中……兜圈子，我們底心，像漿糊，

今天，被她講明白了，我們的

生活，實像小溝里的污水……）

妳成立了婦女識字班，像塊粗黑的磁鐵，

吸來了

附近的鐵屑……

這塊荒硬的處女地，妳說要不怕吃苦的墾殖！

妳底笑，是爽朗的

沒有一些滯澀！

空闊的，

像海聲！沒有像馬路上掛在男人膀上的

蛇行的那些女人笑的嫵媚！

然而

是美麗的，是壯健的呵……

妳的輕捷，像隻鴿子，

行動，像隻大野貓，

——他們帶着戲弄，侮蔑……

三二  
送給妳的諱號，我以為更足加深妳的驕傲！

我底美麗的姑娘呵！

妳的熱情，像火！（燒熱了多少人底心呵！）

妳愛熱鬧，妳不管那些流言，

——流言，是吃新人類花朵的小蛇啊！

把牠踏在地下，從上面，

走過去……

妳仍唱妳自己愛唱的歌！

我真想熄滅掉我底記憶——那一九三八年春天的

臨汾的車站上，那一滴的血迹呵……

——我那有椰子味的姑娘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成都，天陰沉。

## 迎送黃寅曉姊

四月前，我們就得到妳從南洋回來的消息，

在成都，

揚起了兩臂，

向南方

歡迎！

以愛情的手

撫摩受傷的心靈，

祖國是多麼的需要呵！

我們以仇敵的眼，看着凝重的雨雲……

祖國的天空，低濕，

雨，也是冷冰冰的！

那不平的

山路，難走呵，陰險的山坡，斷橋……  
妳投到了祖國的懷抱里，已是

冬天了！

（沒有椰林上掛着白雲，

沒有漁船上熱情的晚歌，

然而

她是我們的祖國呵，妳所以  
歸來了，帶着鐵硬的

希望的心！）

祖國的冬天，是光禿的山，

冰結的水，

然而，有無限的

潛藏着春底生長的力量呵！）

妳聽着「北風在窗外呼喊」，妳迎着她

又去了，

興奮得眼睛射出了藍光，像看見自己久別的母親！

黃寅曉，大姊！

對祖國，妳帶回南洋的熱情！

洒向望不到邊際的有偉大戰鬥意味的大草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成都。





有版

實價二角

海星詩從之一

# 未穗集

牧丁作

編輯者

海星詩社

代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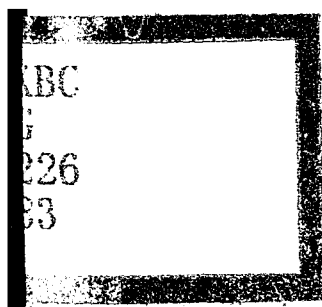
未名書舖

成都東城根中街八十一號

印刷者

球新印刷廠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ABC

7

26

33